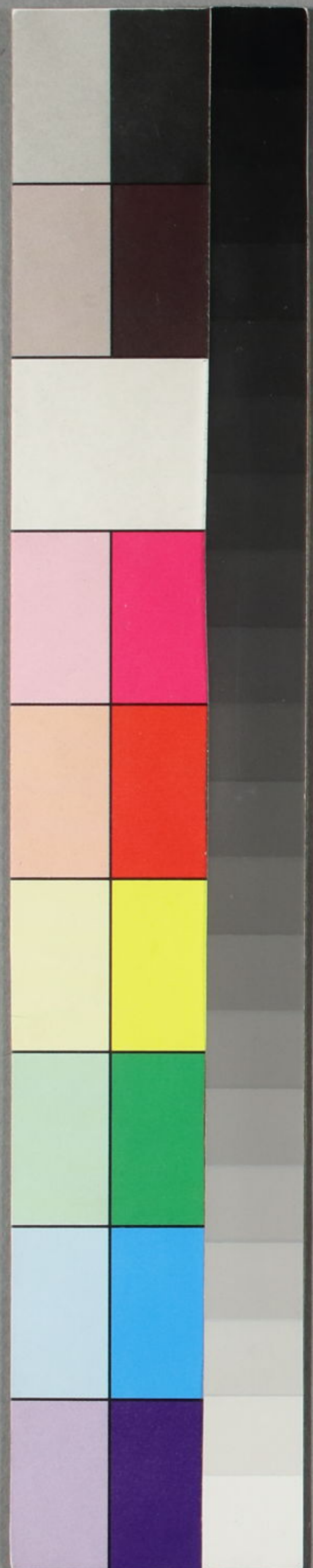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仁13  
745  
159



門七 13  
號 743  
卷 159



續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伯行集解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亟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吾人生斯世當擔斯世則服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己之才德可以濟世匡時而後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入而後量將以薄積淺蓄之躬妄膺民社繁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貽誚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學者母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續近思錄

卷之七

一

三

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

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

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

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完全全體用具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

真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為吉人之辭其行也為庸德之謹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

兩閒盡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互古今不易者也但人

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事為或晚節

成就者無以溯厥初服而後論世尚友千古之餘輒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即後之學者追蹤往哲欲擇其所

從又不免於次第始卒間他歧紛錯往往滋惑也噫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已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愿

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

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寧為

也狂狷雖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為聖人之思狂狷以此

也若為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流俗汙世

譏我訕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汙闔然媚世惟恐

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

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

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闔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合名而

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大約鄉愿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

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

累人科舉為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倖得自為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資深逢原據吾胸中所以衡文之好惡為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

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以科舉為為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為為己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鞭策向上豈非無志又以舉業為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為心性之事不知身心性命之理節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為妨實學亦曾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皆可見道但果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真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為親無不可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

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然於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怕死則凡偷以全軀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尚望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衛蒼生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近臣如職近於君者遠臣即省郡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謇諤謬謬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為得其體也遠臣重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鎮物簡默以臨民絕去騷擾紛更為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盡之職哉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近臣以謇諤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

朱子曰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

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愈下相隔奚啻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為銅蔽已久於天理毫無所見本原已撥而其心則汲汲然惟苟且以就功名以故發為議論往往見卑識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至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一不堪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惜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

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時有轉移即使算無遺策已非處事之方矣况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顛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

於計較為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

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

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况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樂惟恐日之不足焉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彼廩實府充綽有餘裕但能肆其虐以毒痛百姓為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視窮居徒步時鬱鬱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

家而已矣

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為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是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

為文干利祿圖溫飽云爾哉亦曰格致誠正以明理而修身使其推之可由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下然後為不負

所學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為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

論功名何論道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

庶幾近

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

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

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率處之

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當以理決之豈可全

學耐事其弊也含糊回互假借游移必至於苟賤不廉冒

貪汙之名而後已也風俗頹壞行直道者固多窒礙然在

吾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貶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

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履道坦坦何窒礙

之為慮乎然所以認得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為業一日投閒便有

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

富貴貧賤皆遇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以是

為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養之餘必厭淡泊便

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蓋舉

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真樂哉昔人

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

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

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

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一日不得

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名位至重非可虛

擁而臣子供職實難自寬有所變易其初心而不肯為者

是徒浮沈以竊祿私也有所畏阻於威勢而不敢為者

是又俯仰以隨時亦私也噫臣盡如此國家將何望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

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

朝廷設官求賢

才以任眾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方是為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為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夤緣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夤緣必無賢士求薦先為賤行而枉已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為士者慎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

自失為貴

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量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至於士至

微賤也而其守則不可輕故尚廉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為貴然則集眾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有為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惟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開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

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

子夫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坐此病惟其心裏無可做自然只隨利欲走也閒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為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徇欲填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

為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

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為是則必以我為非

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得無厭饕餮成性則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為矯廉指之為沽譽嗤笑之不已而訕謗加之竟以為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阿諛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為迂愚指之為倨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為不是焉由此類擴而推之人情常態莫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

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

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

著鞵雨下則赤腳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為法也人當

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

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著鞵雨下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

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

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

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腳便道是矯

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

水方始是通儒實才人才之所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

於詆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

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出

今士大夫鹵莽鶻突只說據我目前逐時應務已自做得

事業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閒話何消得用惟其如是所以

一人叉手並腳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

做崖岸必禁絕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

用乎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

害短長之閒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盡

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

哲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閒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

見學力

士之稍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磨礪德業要當處之坦如勿為牽纏膠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

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

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

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驚氣歎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處患難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誠一法矣但未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噫以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遣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益加省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

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進退遷之遲速則各有一定之數所當循分自守而無所容心者若欲躁進以致寵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箠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

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易箠事見檀弓結纓事見

家語此言論古人者當擴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箠子路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充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這道理外遇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

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不加沈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真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真見之益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放過此惟親

歷者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方耕道名未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同以應之便自正

大恰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

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

卻是失其正命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

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

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

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

正命而死者生順死安盡其道而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

道而失其正命矣況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

設公治長死於縲紲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

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然則比干

之死孔子合微子箕子而稱之為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

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

自塞兩閒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

刀鋸鼎鑊

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著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既真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曾容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

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

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

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

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

取義處不如此說

明哲保身即是行藏舒卷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

者此理自然遠禍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顧惜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如孔光

之徒和光同塵浮沈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沈下位

勉莽賢閒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為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遑云遜不虞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

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未說公卿

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為所治而

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

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尚

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

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

東漢人才專尚名節雖黨錮禍延無補於事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有變節者實惟此時為盛如當時郡守搆宦官親戚之禍前後罹其難者雖誅竄相尋而不悔禍愈烈接迹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矜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權勢安能望此夫我輩致身之義琢磨淬勵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尚多觀望遲疑况游談輒熟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不顧義理作奴顏婢膝賤態者還當以東漢之名節挽之矣要之敦崇道義矜尚廉隅縱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失依阿澆認回互隱伏之流其為緩急有賴者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頹惰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

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此朱子解說學干祿一章因推

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即應之者亦不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稱入彀得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擢皆然蓋其所除所擢者職禮之官不識禮職樂之官不識樂皆憑吏人設施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闕漏貽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問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叩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焉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以作而其良法美意天下萬世真可做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

回互便是私意也

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作吏

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裁之一切毀譽榮辱著不得些毫計較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膠擾致使方寸煩亂何以為國為民此亦視乎吾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閒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此朱子自明其志而盡道以處困也困厄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求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晝有為夜有思凡念慮動作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忤則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閒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猝然遇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况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惶惑者不惟在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擔當蓋素所蓄積然也又何煩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閒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

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

此以下言朱子出處

之正也孝宗初年利議之說興佞幸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屢至亦屢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

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

淳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乎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為言者朱子答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朱子在孝宗朝凡

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

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在孝宗朝凡三陞對

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攘之計以至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款款愷切備至至今讀者猶為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疏入漏下七刻已就寢猶亟起秉燭讀之且屢召屢辭亦屢辭屢擢嘗稱之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雖愈厚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偽諸如此類橫肆詆排是以朝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

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

朱子之出處善

學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咨嗟之意至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

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

去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間尤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為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

章力辭勵易退之節為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奉身亟去其立身之道又如此

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

意無所回互寧使道之不行而斷不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施政立教風紀

肅然寧使已之疲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君澤民

如此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

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觸

與世相隔礙處動輒齟齬不合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高孝光寧四朝不為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君國之念萬物一體之懷固閱終始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

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

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章齋先生嘗為尤溪尉生朱子於溪南寓舍

章齋卒朱子少孤家貧遵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冲先

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安之若

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

堪而處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

羹必與其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

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

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

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

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其所言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為拳拳越明且侍疾諸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

誤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

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

儀禮則領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神閒就寢而逝噫朱子

雖沒而所以永斯道之傳使

後學得所依歸者為不沒矣

同治九年三月福  
正誼堂調採於續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齋覆校

閩縣吳榮庚曜西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七終

續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

張伯行集解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  
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  
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  
之職凡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  
其正而已  
人主深居高拱聞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縱  
逸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  
所以立之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與開陳或左或  
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纖芥之隙毫髮  
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後已也  
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為後世法程哉然則為君者固不可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一

正宜堂

無保傳糾繩之臣而為臣者亦不可不盡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

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同備惟生安之

聖為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宜惟初建之王為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為倫物之宗王為能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為法求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為準則也惟倫制既盡則以是立政庶幾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

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

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

壞均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酌其宜方為盡善今天下之事有當

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為區畫之宜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至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怠慢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綜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為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

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

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

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大臣正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為念而不以私意間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為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為便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為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

主之心

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化宏綱細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

蓋惟正心誠意以為致治之本則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

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

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四海至廣兆民至眾而人主獨以渺

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惟吾所欲則其心之為邪為正宜

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敷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宜

著於外者常若眾視眾指之昭彰而不可掩則隱微之地已有欲藏匿之無從者矣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

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

有須臾之怠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飲食酒漿衣

服次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辨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膠擾

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寤寐戰兢如臨淵谷晝為夜思瞬息存息養未嘗敢有須臾之怠也自此而

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

後可得而正

人主一心為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必人主之心術涵養有原廓然

公平恢然正大無偏黨無反側私累悉捐然後紀綱敷布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能

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閉塞私邪之路遏絕紛華然後心志清

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

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行所以

綱維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淑謹柔異中篤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陶漸染之化然後紀綱號令一為敷布而九州六合凜若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即程子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

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

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

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

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

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謹乎其幾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愆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自盡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

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為宰相者輔佐人君經理天下出一己之藻鑑定人

物之權衡故只要備辨一片心一雙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雖雜處錯出真偽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重或干進資緣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其明明以濟其公一片心如雪一雙眼如箕斯真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

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

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

局合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

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

做事便都傷了大體為治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

訐除盜賊抑末作者塞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者長己之聰明悉民之疾苦也消

朋黨者逆折其奸萌也為大吏便須求賢才者得人治事

而已不勞也去賊吏者徹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

者借財力以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挪移者也

至於為天子近臣則當審諤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

也又卻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俯仰委蛇而囁嚅及至處

鄉里則當閉門守己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

事矜己而傲物如此二者都傷了

大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為

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

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

儉之主矣惜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

為一時之蠱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

之事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為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

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

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

為庶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

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

聰明往往為天所縱然有

聰明往往為天所縱然有

聰明往往為天所縱然有

聰明往往為天所縱然有

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專日與圖度萬幾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悖常反經投其所欲而潛滋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為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自喜之思此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閒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

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為心

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閒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

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

也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騶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騶牝眾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強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挾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為務而在於處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恢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為迂闊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

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收人才

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

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

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集眾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又必博收人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獎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豫知之有素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平日未育其人而一旦欲獲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閒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

君子志在天下則急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綴言語頌功德博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已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論識與不識皆聞風趨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闕失

然後吾之德進業修問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其急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

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即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誠意為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眾哉

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體統尊政教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維小大順序而恩威所及姦猾自爾潛消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凜奉威靈遠

播數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彈壓眾心使無思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為教之日而已蓋五者天下之

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

勤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根索

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尤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甚廣民生

瘡痍之患甚深資廣則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為之上者蒿日時艱若不根索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開其源竊恐有盡之民力日困於催科之下而顛沛流離則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尙其足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畫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

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

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

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

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

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臣為良臣不為

忠臣也仗節死義之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急者誠以

如此之人正氣剛正則無私剛則不臨患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絕詭隨國家得是人而

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不作何至真有仗節死義之舉也

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

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惟其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激烈孤介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道理學疏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為不務矯激圓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偷禍生不測卒之後前日所信用人交臂降叛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以天寶之亂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噫亦已晚矣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

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

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為仗節死義

之舉哉一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

類賊庭至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許遠顏杲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則固遠隔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詭隨豈難銷患於未萌即彼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禍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畱補報於忠魂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貽伊感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欲圖勳業

之重大者當謹於理欲幾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器理將自存也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欲將日熾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使涵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為至戒使絕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為自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

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

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

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見人皆可為善貴有以經畫

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便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

其身心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

之準使各循其理而悉如吾志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

之驅之也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錯

得宜賞罰貴乎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

使人皆知善之當為而必為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為然後

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

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孔子曰君

黨則是君子與君子為羣而未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

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白黑嚴辨

是非務使真偽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黨之黨得以

盡數剷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曾見有

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標榜引援而不以黨釀成禍

階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

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

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制小人者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況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皋湯之舉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復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慮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微權焉用以為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具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之為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後發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以為心膂杜私門之攀援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公選將帥不寄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誡不喜導諛之佞臣每事皆依此為幹然後枝葉榮茂綱舉目張萬幾所以就理也雖然事固有要而大本不立究無以與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平天下之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者終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

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以應天下  
 之務此見治體視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蓋古者聖帝明王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賴有遜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庶物察人倫克知灼見所謂真聰明作元后者要使天下無窮之義類纖微畢照不容毫髮隱匿於其間夫然後識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意可得誠心可得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甚矣聖學為王道之本也

同治九年三月福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 弼臣覆校

侯官林鳴韶 虞卿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八終

續近思錄卷之九

張伯行集解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  
 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  
 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底但須  
 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難亦必圖其有成若利  
 少而害多則雖便  
 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  
 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

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未

遠也

君子與君子為類小人與小人為徒一似各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邪不必務去其黨也如以

黨而去之彼小人姦巧百出每能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為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回護反為其所擠陷而借黨援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殷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重以為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

一代之制度為因為革為損為益講明之亦易易耳

然無人以行則不過紙上空言雖有良法美意亦將如之何哉此即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

子曰不仁

疾然邪正不同難以苟合斷無交相為和之理惟不惡而嚴如孟子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

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合監司差除亦好

一人之識有限天下之賢

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為官長者官長卻自擇其可為寮屬者蓋分寄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稱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盡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合監司自為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為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

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關人卻合侍從

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

者進

吏部操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能則大綱得矣至諸部官

長令得自辟所屬赴驗中書朝官闕人令待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進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者一路之總率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幕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既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眾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

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翦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卻令憲長推擇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寮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寮屬乎此論於朱子之意尤爲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

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

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為常業而仰事俯

育有資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及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白具報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數人彙核總數和盤打算而大為均節取有餘以與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遠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云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復甫議於漳州而人即羣起而阻其後夫時不可為勢積重而難返也即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餉兵

所費既多不得不迫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庚癸之呼庶可用一緩二以少減民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如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

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

之古

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為重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留賢斯朝無曠位唐虞三代之治具張民俗醇率是道耳此法既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

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模範多士遵守規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為他時見用之地國法制良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漬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恬愉絕去外驚之見自然操行精進而為譽髦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為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蕩軼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絕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濤必不勝之數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

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區若苟且而不得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則無以考其成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繩墨規矩教訓生徒緩其遷徙遲之十年日與磨煉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遷莫肯盡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為士子之型學者亦不尊尚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乎

朱子答尤尚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朱子欲學浮以適於用故答尤尚書之文初喜其鄉邦得人之盛既則以為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熟悉治體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祖襲蘇氏浮薄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洗洋恣肆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議肆行巧於語言易入邪徑非天下之福也朱子嘗論應舉之法曰

略用體式而彙括以至理其學者為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

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

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

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科舉文字

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識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鑿詭不尋僻走險以為爭新出奇可以聳人賞鑒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其弊為最大也今欲革其習尚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為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止蓋渾厚則不鑿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險此不獨為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流弊非但宋時為然即明季亦如此讀朱子此言凡司風氣者皆急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憂

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

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科舉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為主而今之所取者多係輕價

浮薄之文造辭則艱深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著實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子心術日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

能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人之德行品誼惟鄉黨里閭見之最真故為眾所稱

許者其論最定古者舉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朝多得人而人亦皆自奮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為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科舉之法惟以文字取人士日趨於巧偽浮薄其弊已極今莫若就科舉法中稍為通變區處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舉私

議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可以為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厲漸摩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為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即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之賓興盡善後世純用文辭取士則空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

此朱子慨學校貢舉之非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立教皆以德行為先舜時命契敷教明倫后夔典樂教胥何非砥德飭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菁莪棫樸之化辟靡鐘鼓之澤壽考作人譽髦斯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隆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舉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稱首不失古先王興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能以驟更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故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懸之遠也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

之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

前以禮津遺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為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

此酌為稍更之法也為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又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之科蓋法行之初考察未精故且儉取於額明立所舉德行之條日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前項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係何德行津遣赴州州之守俸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於本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俱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諸練尤異者特為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申一甲以優異之不中者再令往學以俟後舉若行誼有虧學術無取原舉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戢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賓興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餓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倣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獨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委積周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

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為能遍及斯盡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義倉常平之穀積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為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借用犯者以違制論似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聽其借用一日或有凶荒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祖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重而議者不以為過以為必如此然後官司不敢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其用意之深長也後之奉行者可

不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變為郡縣亦勢使然若論其弊則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舍上下之情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為從來法立則弊生未有能盡善無弊者在得其人耳得其人則

法雖未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人或多驕淫之主世襲封爵相繼以臨馭其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將無窮期也如郡縣非其人不過三三年間任滿則去或者換得好底亦未可知是受害猶有盡日也故范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為主始嘗嫌之而後來細想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之意然必得人方能君國子民以衛天子若郡縣統馭之法臂指相使亦免尾大不掉之憂苟得人以久任未嘗不可為理固不必封建也又曰欲改革事體之弊當從源頭處理會如源頭所立之法不善則其弊不可不革若源頭無傷則凡事其流皆有弊豈能盡革但須行法者之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朱子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其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封建郡縣之論

不一有以封建為得者有以郡縣為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為治郡縣亦可以為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資其屏藩夾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憂昔賈誼言於文帝欲天下之以安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蓋眾建則捍衛多而國本固少力則無所藉以為亂此計最得其後主父偃竊其說以用之於武帝然後世封建勢不可復若郡縣得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

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

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

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為大變朱子為治必先

官所至每以興學校明教化為急任同安簿時供職勤慎

而吏才敏捷纖悉庶務必自親歷不少苟簡怠忽所職兼

掌學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行

者為之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

所以為學而自淑其心身蓋謂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

畱心如此及在南康則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

以民隱為己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姦人豪右侵害善良

撓亂政法者即嚴加懲治不為寬貸由是豪強斂戢而憚

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政治之暇加意人才

數詣郡學諸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謁誠誨誘

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槩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

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其條目以曉示之使

知遵守又慮其不盡論也復命父老細為講說各教訓其

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為之大變蓋隨

其所蒞政績有成化行俗美惜仕於外者僅九考

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竟其設施可慨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

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

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朱子所

縣開糶鄉每歲春夏之交民間乏食豪戶閉糶思以牟利

而細民則率眾發廩肆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

為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

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

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所得息米造倉

三間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

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閒雖遇凶年

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

詔頒諸路咸推行之至今遵為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

虞而有緩急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湖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即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齋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敬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當浙東大饑朝命朱子為提舉方拜命未之官即以賑饑為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免其征稅以速其來比至則客舟絡繹皆輳集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機之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寮屬鉤訪民間利病至忘寢食分晝規條既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弗辭勞瘁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拊問其疾苦存恤其荒饑悉心周詳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勇也每出止乘單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備而往絲毫不取州縣忍其借端騷擾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丰采嚴飭

官吏望風畏懼倉皇靡寧常若使者臨境各恐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戢民安雖當饑荒寧帖如故是其律已之廉而馭吏之肅也至賑饑之外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窮究焉蓋其善意民瘼勞力公事極計慮之周而殫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既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甦而天災之不弭哉

光宗卽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先生嘗病

經界不行至是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

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卒沮不行經界之法覈土田之欺隱清豪

強之兼并實為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勢戶先生向為同安簿時稔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辭江東轉運改知漳州奉旨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覈查丈量之法洞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釐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土居勢豪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

無所容其奸貪大為未便遂譴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惠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

同治九年三月福  
正誼齋讀探芳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九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

張伯行集解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箇道理但當恪遵此訓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

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

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

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而受爵祿則此

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寡過之地而對揚靖獻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為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

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

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

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

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

職之所當為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

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

重其於天下之事皆不容辭之故故當

幾務之來為己所見真識定勝任愉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為之即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拔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益如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必欲其君為堯舜之

君而不敢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為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為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為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閒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當為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賢合眾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杜門斂迹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為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接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人才關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即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為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為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咎將誰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

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

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為詳慎  
 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為之權而不  
 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可行  
 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為事俱  
 用回互是其輾轉趨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  
 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  
 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  
 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  
 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  
 人之惡多端不但媚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  
 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摧折而陷害之  
 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既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  
 禍流於無窮其為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  
 其罪而不  
 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其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  
 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  
 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  
 豐大臣當與其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  
 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昔  
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  
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  
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  
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為政處之綽然上  
官皆為悅從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荆公  
從容就已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  
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  
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其事者蓋以

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為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寧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

都揀假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

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

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

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俗尚日非大抵要刊光同塵謂凡事

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

閃藏身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為必

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為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為壞事更不

可長夫鄰於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

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

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

躲閃避矯激之名而不為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

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盡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誰與

植立扶持哉甚矣為為此

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

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

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

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

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

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

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

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

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之平固不必俯仰隨時雷同附會而後為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槩求平則邪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之而為渾同更不是惟當奉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

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

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天下

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翕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

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

得曾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

堯舜許多聰明自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

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

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

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

治之不舉耶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

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為量度自然泛應曲當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見識以為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

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  
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閒談空言何濟於事  
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  
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為何患政治不  
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為學  
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鶩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

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

人都看巧去了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

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

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

反是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

看巧去了母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

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這寬居上

主人於

愛人故以寬為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

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

今人說寬多是以近於縱容事事不管而政教法

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

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

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號

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為用之方而

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號令之

頒亦視為具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

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

其不道以梗吾治益見刑罰之煩曷若懲一以儆其餘猶

不至禁網之密與其覆實檢察期無漏於其終曷若嚴申

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威克厥

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等人

此等人多無以為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欺凌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為政當為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及者不可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

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球

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

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為能迫於時

勢急於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為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

司索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間而征求無藝追呼嚴酷未流之弊有不可勝球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

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

遠動成文具惟縣合與民親行之為易

州郡之於民其勢相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處於濶絕則民間疾苦利病一時難以相

通即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合與民最親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

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為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

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郡其任綦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為已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經營然俱

非其所急故不以為事蓋居其位則當識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也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

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守令之官要知吏胥

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沈滯以恣需索為弊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為魚肉最宜痛懲但須於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遷延稍違即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規矩法度亦不為其所需索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奸胥猾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令人

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衛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

事為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所恃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飾矣此職分之所當為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為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

戶稅世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要緊處行如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為

良宰蓋為合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為開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為剗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畱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

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品行端方足以

表率士類方為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不為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視以為易而無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氊一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遠為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為懼

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

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

上官獎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將來覆餗

之羞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

痛自檢察不飾於昭昭而墮於冥冥深加戢飭龜勉王事

為國為公罔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祇懼之心將之不可

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

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做官須有箇體要

居於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而分撥庶務使

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怠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

方為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叢雜討不着頭腦

明白則奸胥猾吏便乘我之冗亂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

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

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當官事體煩多未免易於遺

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

沈摺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

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

不覺錯做了事

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

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

谷惟恐其有限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悅下安

自無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

使人放意肆志怠廢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既壞

沒下稍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尊如宰相所做之事總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直合眾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可以從容省事而為屬官者亦得以緣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甚經歷若使之決獄聽訟練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是亦教誨之也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慎不是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槩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良益受害乎但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懼吾之明而我又未嘗不行其慎斯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曲直聽訟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畏吾明鑒不敢以非理事相許而訟可少矣若厭其煩碎因循忽略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糊塗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

續通志

聽其曲直之辭

為治以正風教為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名義

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即事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載卑幼誣懇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

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

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

最弊之大者

此朱子為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人田產不肯受業租則歸己而糧懸彼戶

累其賠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窮窘狼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敵令人深為不平扼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即日代為判斷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旬候艱難未免有宿食

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愈覺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益貧為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為然然孰肯如此畱心讀朱子此言凡為司牧者可以慨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儀由子分為幾限令百

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合諸邑催稅而責

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干欲作一

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

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

大凡地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

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為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為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合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至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

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為官甚難最要通諳四方風俗情偽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宵小得因緣為奸方稱為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慢不經意即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為弊實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

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

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

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

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

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續因去任議阻不

之心方做得公天下的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

就頹靡游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為此二病壞了即如

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

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卻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

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以

為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

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為之不可存箇懶意私心若

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

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

理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

惠即早活旦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弊病事難於理而民

亦迫不及待也嘗思屯田之法亦然皆要理會大處大體

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

不然恐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名和氣以致豐穰其

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

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名  
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  
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尚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倘  
得人以行之時其斂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  
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  
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

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修溝洫也水利修則水無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斃到賑濟時不過  
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為料理多方設法區  
處得宜則民尚不至枕籍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興利於未荒之先此為良策下  
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籌其盡善庶或少補民命所係國本  
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  
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  
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  
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  
義穀制穀贖罪豫糶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

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  
轉糶捐俸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糶嚴閉  
糶之法重強糶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慎擇  
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給之法不時巡訪暫省衙  
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子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  
嚴其法有事後之策施粥施藥葬殍此三策皆因時制事  
而有益於救民者也近代江撫周忱賑荒  
條例尤為詳悉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

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

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俟

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凶荒之備亟

然法立而弊生於是奉行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  
子痛切言之以為粟腐民饑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  
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為奇貨苟不以賕  
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為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

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為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也陰作侵漁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為斛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諸如此類真覺無弊不有大抵發賑者半糶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至其封鑄遞相付授至或繫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

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

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鑄遞授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惠法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盤查則虞其私侵欲寬接受則恐其交諉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吏必生其擾欲貸粟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斂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順民之欲糶糶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郡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糶則請之庶無漏支之虞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隣封之緩急勸富助公驗貧給粟庶不至有餓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慎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侈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為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

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無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

威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過若稍容

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則謹守常法

凡事自有箇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為則寧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叢脞之貽譏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

未成必閔然成擾卒未已也

為政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處時勢不同後先

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閔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如至荆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

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令人率

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

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入方可為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闖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心越要小若粗魯闊略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為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物望素輕既

不為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為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

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  
 債負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  
 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  
 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  
 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  
 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兵者國之大事  
 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為將者而發此歎也蓋將必夙  
 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以簡練  
 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驕子漫不曉事或係廝役凡流  
 出身下賤無銘鍾勒鼎之家聲又非輕裘緩帶之雋品物  
 望素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  
 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餽  
 送顯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浮  
 斂貨財刻剝糧餉而且經營錙銖賈販居奇百般計較凡

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負債  
 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爵位  
 而愈肆其誅求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提攜陞擢下  
 之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驕奢皆於此一官中任意  
 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  
 不思朝廷卑我以專閫之權者原有許多重大急務或招  
 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我乎是賴  
 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並未少留意焉又不  
 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時俾至重困其間有才能者  
 未見特加優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是居己既  
 已不廢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弛親疎失宜  
 平日早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  
 不至敗乃公事而悞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為將者之罪  
 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匱乏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  
 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  
 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畝得以隱  
漏而豪強愈肆兼弁上既

有虧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目瞭然明白酌其多寡量入為出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相通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膜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愁苦之聲壅於上聞矣為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

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

害事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躲閃得開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抖擻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至叢脞有誤至作縣合者百里攸關瑣屑繁劇尤不容

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為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

寬假下來一時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

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貪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

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以為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窺令甲私計以為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

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

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

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

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

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

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此朱子因賑飭行部目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

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君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

濟之坐糜日餼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即募饑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為僱募興役之資則既可

救饑餓之灾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極目大都係無陂塘之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洩灌溉有資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為灾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蓄瀦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登二鬴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難濟是此時捐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為觸目經心而後之為國為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同治九年三月福  
正誼書院採芳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侯官張亨嘉 變鈞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終

